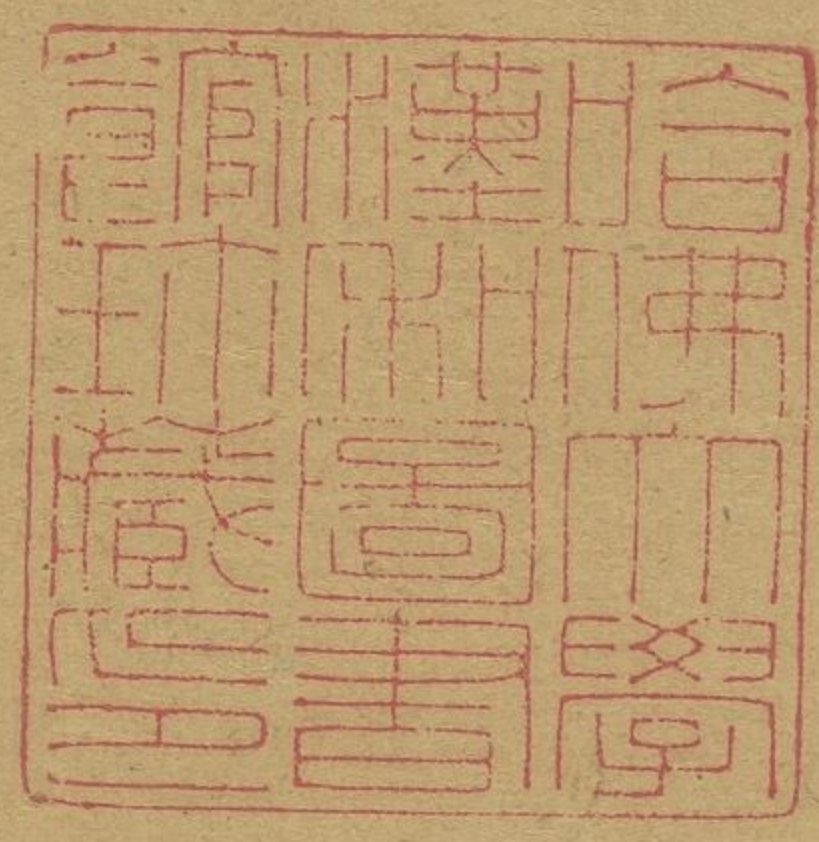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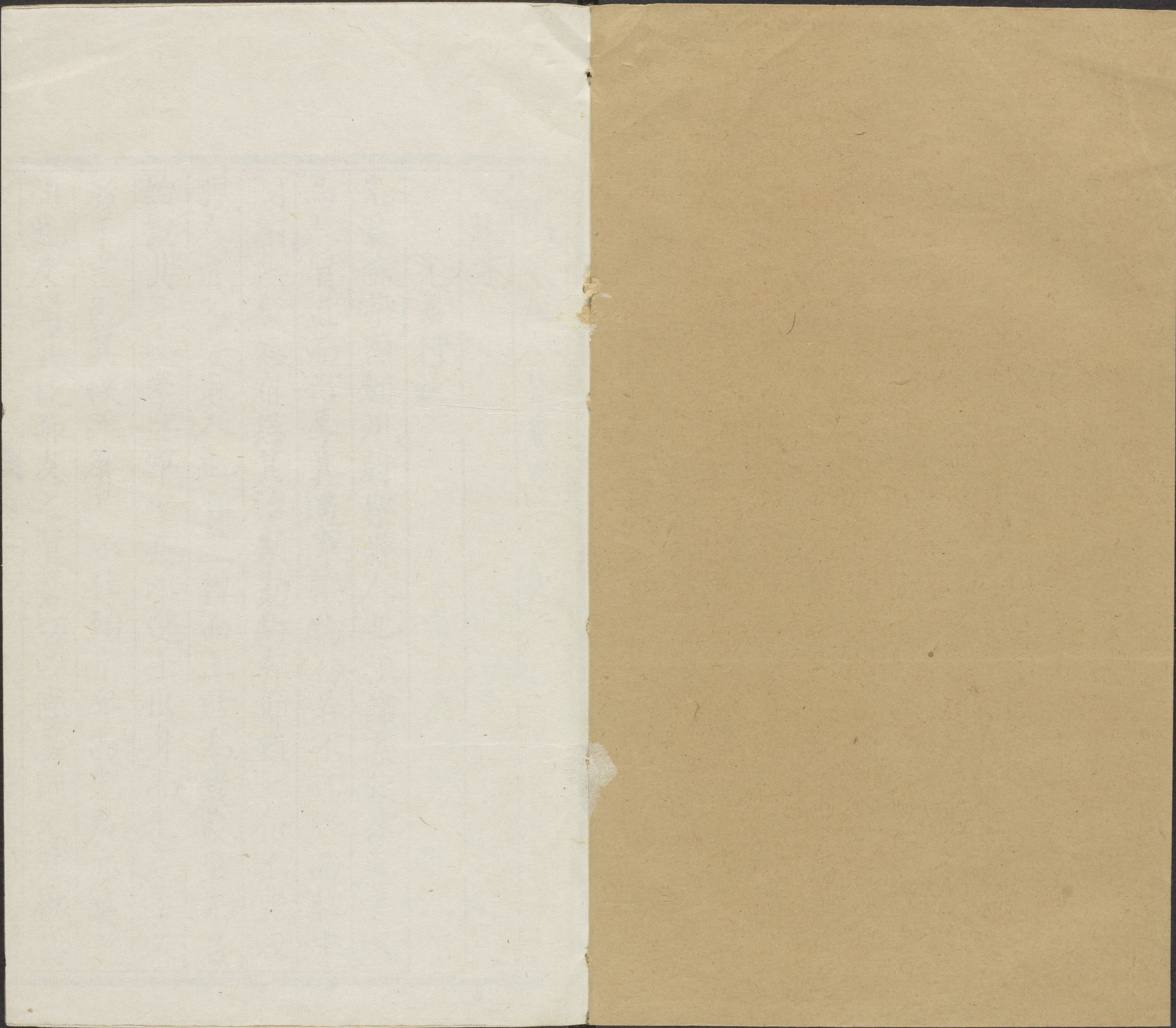


1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T 53⁵⁰~~55~~ / 4264





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勸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後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鄒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魯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相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薦登膺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接踵至者踰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

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
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
上讀公所撰魯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迺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
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
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
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
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鬣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
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文禎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
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死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李賴以免其人可
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
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
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

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
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
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
臣參與國論或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願所言
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
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
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
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
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

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韙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
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
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一
者相瀆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
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
風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
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
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

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
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
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
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
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
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

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
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
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
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
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
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
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
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
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
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
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
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
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
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
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儼焉非主
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常城縣民候僂者
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
至微未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
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以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
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墮墮聖聽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役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比去正是行其所無事

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俾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今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後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

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克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道迎和氣冀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侍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踈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

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輒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屬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

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止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狎之後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

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緋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銜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季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魯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禛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

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有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一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

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
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
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從令赴省供職及對
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
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
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
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
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
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
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

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無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
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
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
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
史官擬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
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
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
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
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
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
群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
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
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
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
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
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遠失故中書舍人
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
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譴公適館伴虜使事畢

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
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
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
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
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
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関政章帝
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
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

心物外歷英宗禋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
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
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
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
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
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
祖禋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
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
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紕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

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
舜且為堯喪三季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
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
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
為有失魯公稱上命俞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
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
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
命魯公遠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
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

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
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
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
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
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
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
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
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
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

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
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
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
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
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
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
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
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
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

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濼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

二公同時寢疾公處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卽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

撫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
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
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
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
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
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
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
還朝某宮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

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
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
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
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
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
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
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
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
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

即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安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即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緄承事即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即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即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絅將仕即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即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績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侔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愷悅懷悟悌恂慎怡恢怡輝懋恇恢懍懍懋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奏議十二卷適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歿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照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里人嚴鎰嚴鎰督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一

楊母朱氏墓誌

楊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楊父先娶蕭氏
夫人乃繼室也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沒獨曾大母猶
存其為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
靜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
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配楊
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
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

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為之比其成人教以彖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為成人夫人之力也其天資柔靜婉淑事無小大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為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為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為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為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之其志終不可奪也楊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楚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適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為之表而告其子孫曰而子而孫實繁其黷誰其育之王母是爰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壑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

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沒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沒也不克銘以塋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為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為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為賢婦配其夫以為賢室是宜銘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塋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為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為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蠢茲世人徇物喪已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已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糝糠允矣夫人其

龜山先生全集

三

朱

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沒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貲諸父皆浮侈妄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為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君為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妄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為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為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搖手為姦利用以為怨君去旁邑吏舞籍為隱漏以賊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

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為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飢流亡孳踣者相枕籍君為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為政彊敏與民為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日明亦易避也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下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再娶黃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為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為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歎天關而上訴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為不

朽兮長存後歆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為南劔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為名進士夫人端靜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

昞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始夫
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北歸省之床下已不
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
乃泣而銘之銘曰陰靜而蓄茲理之常無非無儀婦
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宮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
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
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
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

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
既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
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
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
德不耀先生資孝愛慈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
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
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
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
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

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
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已其教人
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
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已也
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
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
經其門者徃徃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
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
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
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即汝舟之

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
年率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率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婺守義不改適
皆其醞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先生於歷
衢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
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
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
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
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
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

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之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清惟道之腹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皐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為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藝為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為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叅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為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

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逐前議先生不受令守
益怒先生以為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蹙之其蒞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
決獄聽訟鈞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
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
五日始克塋于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
之原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鳴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
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敘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
君子儒兮純明蒿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瑤兮
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熱荒嶠兮雲帆蔽天
膠沮涵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
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吳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
吳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李明而審律先

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
爭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為務
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
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某官而審律
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為前
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
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乃序焉銘之先生諱儀字
國華世為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
官先生為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
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
學之益不懈六經百代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
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說晚益玩心於象數
音律之學自為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
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啟迫之
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說之授將仕郎太晟
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
大觀元季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
日葬于其所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
長適某次某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
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

故為銘詩以慰訖幽銘曰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季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吳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吳氏邵武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授蘄州黃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聞吏明習法令挾以為姦故獄事視他郡為難治君敏達疆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

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為直其寃得不死者五人令狼懷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為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覲也聞者以君為長者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父舞智玩法為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闕君之亡謬為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內之君夫人黃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為誣者情得成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黃氏之

賢而益竒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
卽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
不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
勞改宣德卽上卽位覃恩遷奉議卽賜緋衣銀魚辟
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
江州廣臨監會更錢法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
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卽還
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三君娶黃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
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

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
某君為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
嫂盡敬畜其孤如已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調卹族
黨無吝色內外姻睦人無間言初與侍御鄒公某管
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
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為
足以激頹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
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
家之說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為文長於
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蒞官臨政務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近民不為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
不極其材為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
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錄十卷藏于家疾且
章為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并
守死善道何以有此君既沒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
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
書戶部黃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
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豕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
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允矣吳侯獵德在躬
閱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里不流
迺止于茲其存不朽有擘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
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雅陽乞銘
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年游厚善今不遠
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為之銘君諱某字君玉
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
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為人剛果有遠志迪諸
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踈戚之間賓至

必為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轅橐掃庾不為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為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祈居為鄙俗常態秉方之訓死猶不忘非薦於為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為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為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歌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為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匱待價千金醜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垓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

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後傑价備德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絕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德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為温州永嘉今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監鐵判官任公之祖為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樞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塋橫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墳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為營室于蘇故今為蘇人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母夫人憂婁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爭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為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為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揚州高郵縣酒稅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

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
郎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
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為翰林公所
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
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
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
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稅上即位覃恩轉承議
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
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
通判永靜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銜罷改授簽

書奉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即用年
勞轉朝奉大夫加駙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秦
州自永靜改授及罷奉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
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為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
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
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七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
相疑為盜持短兵格鬪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猷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
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

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杖遣之餘悉迎刃族
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令
彭澤縣頻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
道之晨興視事親為決曲直吏箠筆立庭下屏氣惕
息受成命行文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
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
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
能對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朝廷下
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戶羨田為功
公爭以為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

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
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
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奔棧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
公安禮為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
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為曰縣令乃敢與
部使者爭衡此必介持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
草奏薦公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果然暴祭因
緣為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
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丐城隍神祠如

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毀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朔方士鮮知學公為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為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跣注衣縫掖為諸生者不可勝計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吳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說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廼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為講說士皆誦其言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甚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遂為島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為理雖守將曠易幕府號為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公性間直不泊於私欲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產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爭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為矯激之行微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

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為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靜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絕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為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曾祖諱慕玠故任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二部員外郎國博君

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輯敬即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棠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戶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溫舒孫男一人女一人皆幼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孫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

于橫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
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文游考公之行與其歷
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敏
而銘之銘曰李本羸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有
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絕或封惟時之遭俱實其
季為衛將軍位雖不克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昆
陵疾誰與廖邦君之靈公蘊大器增光于前匪斲匪
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
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爭力回千鈞畜大不
施其行則躓寄之去來視猶一晷善無不報不干其
躬力穡之勤後獲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
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
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塋
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
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
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
行足以貽範後昆諸猷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
銘所以謨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沒

無稱以為親蓋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
久竊謂君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訪求之得君之行
治為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君諱玩字德占
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毀如成人家
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
足而已不為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
如在己者雖里巷疎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
無醫必悉力周之至倒廩傾困不吝也娶李氏有賢
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季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
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內舍生曰知柔早夭

李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
奉即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次蚤卒孫男三人曰
林曰棟曰櫟女三人皆幼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
為已而已須以發策決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
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丐外不復以世累撓拂其
心日誦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
不見其面者非靜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訟
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頽謂侍子曰
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沒享
季五十有八君為人貌溫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

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沒也吊哭盡哀焉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淳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為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向幼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弁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後歟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徙出者况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為許堅家云銘曰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屢美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為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為人嚴恭儼恪不妄

嬉笑靜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為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黃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虛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塋

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致和八年七月戊戌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歆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塋于蛟湖山之原前期自青龍走昆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羨何可辭乃為之銘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

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毀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瘦賑之不吝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蒂皆此類也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別館為辨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夫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况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為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為之祈禳幾月無虛日其沒也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畱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歛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即即崑山令也次曰後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

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為昆陵著姓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為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為一錄曰冥惠及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歛其遺骸藏之殆不可以數計也俚俗信禳巫宗人得癘疾闔戶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為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為置奩具擇良士歸之郡察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為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聞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乳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為之棺歛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汝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前一

日深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盥
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
視屹然已亾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
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
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
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
得故能安逝若此為善之效其至矣夫初娶李氏再
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
臯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
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
銘乃為之銘曰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
其永無極

龍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